

张其姝

著

三毛

我需要最狂的风， 和最静的海



如果有来生
要做一棵树

站成永恒，
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，
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

张其姝

著

三毛

我需要最狂的风，
和最静的海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毛 : 我需要最狂的风, 和最静的海 / 张其姝著.
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143-7028-7

I. ①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三毛 (1943-1991) -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8102号

著 者	张其姝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7.5
版次印次	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143-7028-7
定 价	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作者简介

张其姝，文学硕士，曾留学德国。

高学历、高颜值、高龄……

喜欢一切旧的东西，尤其古字古文。每日都会在晋江和红袖写作，有幸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很感恩。

曾出版畅销书

《心若淡定，便是优雅》

《心若从容，便是优雅》

《不曾爱过，怎会懂得》



责任编辑：杨学庆

特约监制：王 贵 李 琴

策划编辑：李 琴

投稿邮箱：70804387@qq.com

封面设计：@嫁衣工舍

序：梦里花落知多少

很少有人用花来形容三毛。

她怎么会是花呢，不柔媚，不娇艳，不倾城，李敖就曾经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如果三毛是个美人，也许她可以有不断的风流余韵传世，因为这是美人的特权，但三毛显然不是，她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。”

话有点刻薄，也有点直男癌，但三毛确实不算美人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她更像一株仙人掌，恣意而热烈，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，生机盎然。

可是，我喜欢把三毛比喻为花，花的美在色，她的美在韵，同样感人，万人丛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或在小小的庭院，或在落雪的异域他乡，或在空寂的原野和水的两岸，或在遥远的撒哈拉，她自得其乐，开了，谢了，舒卷任天真。

桃花明媚，桂子无声，海棠幽怨。

菡萏最冷，山桐最清，柳絮最恨。

三毛：我需要最狂的风，和最静的海

三毛，在这个传奇女子的身上，你可以捕捉到各种美，惊心动魄。

她是流浪的。

她自闭时，是一株爬山虎，长在故乡院落里背阴的墙壁，沉默如深绿，走不开，躲不掉，却一点点地向上爬，追逐自由的空气和阳光；

她灿烂时，笑起来无人能抵抗，是一树清正飞扬的桃花，行走在西班牙的街头，嫣红深浅，迷了看花人的眼；

她在爱情里，是桐花万里，满山满路，经年复经年，等待一只命中的凤，非此花不栖，非此地不息；

她在婚姻里，是清水芙蓉，再深厚的淤泥，也洗不掉她的香气，仓皇和动乱里也能开出花，亭亭净植；

她是失意的柳絮，随风飘零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；

她是含蓄的丁香，暗暗地爱着人，做着梦，迷茫而悠长；

或许，对三毛而言，这一生乐事，就好似春来花开，满树棠梨，胜过雪色与月色；这一生悲辛，就好似风过花落，莲子心苦，只剩残荷兼冷雨。

她不用谁懂，也不用谁做伴。她为自己开花。

很多人读过三毛，很多人写过三毛。

内敛的少女，敏感如含羞草，性格古怪，又严重偏科，在

被老师羞辱后，她患上抑郁症，不得不休学。家人对这个女儿又爱又无奈，他们安排她接受心理治疗，又安排老师在家教授她绘画与艺术，她很喜欢，也喜欢那个授课老师。

十六岁的她开始恋爱，初恋失败后，她出国留学，在异乡渐渐成长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她爱过很多人，也被很多人爱，最后嫁给了荷西，他们搬到了撒哈拉沙漠。她总觉得那片荒漠埋着她的前世。在那里，她白手起家，一点点地布置出了两个人的伊甸园。

这段经历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里被详细记录，三毛本人也是一讲再讲，这大概是她最幸福的时刻，也是让所有女人都羡慕的时刻，自由、热烈、奔放、浪漫。

荷西意外过世后，三毛在痛苦中回到故乡。没多久，她再次踏上流浪的旅程，千山万水走遍，最后用一只长筒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这样的故事堪称传奇。

传奇是用来被记住的，有人唏嘘，有人解读，有人顾影自怜。

不知道是谁说过，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和一个不庸俗的人，做一对世界上最庸俗的情侣。三毛是特别的，她的荷西并不庸俗，她的爱情也不庸俗，有什么比这更具吸引？所以人

三毛：我需要最狂的风，和最静的海

人都爱三毛，但人人不见得都懂三毛，那种爱是镜花水月的自恋，是叶公好龙的崇拜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羡慕。

过客不识山花好，闻香已是打马过，太匆匆。

愿有看客如你我，为她再作停留，以赏花心，看传奇人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东风着意，先上小桃枝

第一节 陈家老二 / 003

第二节 胆小鬼 / 011

第二章 茶蘼不争春

第一节 拾荒少女 / 023

第二节 逃学为读书 / 028

第三节 雨季不再来 / 037

第三章 相思只在，丁香枝头

第一节 我的三位老师 / 049

第二节 你是我不及的梦 / 057

第四章 天涯也有江南信，梅破知春近

第一节 西风不识相 / 069

第二节 闹学记 / 076

第三节 约会 / 083

第五章 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

第一节 大胡子与我 / 095

第二节 结婚记 / 104

第三节 白手成家 / 111

第六章 碧荷生幽泉，朝日艳且鲜

第一节 沙漠中的饭店 / 123

第二节 哭泣的骆驼 / 130

第三节 荒山之夜 / 138

第七章 欲知岁晚在何许，唯说山中有桂枝

第一节 稻草人手记 / 149

第二节 离乡回乡 / 156

第八章 朝朝暮暮春风里，落尽梨花未肯休

第一节 五月花 / 167

第二节 梦里梦外 / 174

第三节 不死鸟 / 183

第九章 万水千山走遍，独自风前飘柳絮

第一节 送你一匹马 / 195

第二节 万水千山走遍 / 203

第十章 至今意思谁能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

第一节 橄榄树 / 215

第二节 滚滚红尘 / 222

后 记 / 231

第一章 东风着意，先上小桃枝

“桃为五木之精，能制百鬼，乃仙品也。随处有之。枝干扶疏，叶狭而长，二月开花，有红、白、粉红、深红之殊。它如单瓣大红、千瓣粉红、千瓣白之变，烂漫芳菲，其色甚媚。”

桃花喜光，鲜美丰润，其华灼灼。

你见过早春的桃花吗？春风不紧不慢地赶来，叩响一树又一树的沉梦，它在枝头醒了，睡眼惺忪，露出一一点羞怯的红。

和一夜绿遍江南岸不同，桃花是谨慎而含蓄的。乡野中，村落里，庭院角落，那一树红零散如星辰，它绝不肯多透露颜色，半遮半掩美人面。

这是独属于小姑娘的娇俏。

第一节 陈家老二

三毛出生于1943年。

这一年，局势动荡。

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、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、广州湾被日本人占领……在浩荡的动乱和战争面前，个人就是一只渺小的蚂蚁，或挣扎或呐喊或麻木，随时等着被践踏。

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，却正是热闹的时候，夜夜笙歌。

在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之下，这座美丽的山城成了陪都，军人、政客、企业家、商人、知识分子和流民纷涌而来。

陈家就是其中的一户。

陈嗣庆祖籍浙江，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，是个有风骨的读书人，教书为生，后来开了家律师所。他的妻子缪进兰原先是小学老师，辞职在家后，便专心养育儿女，当时大女儿陈田心已经三岁了。

这是个和睦友爱的家庭，尽管背井离乡的迁移让他们疲惫而惊惶，但他们很快再次安顿下来，适应了这座陌生的城，开始新生活。

等燕子衔着立春的节令飞回来，春天又近了。

3月的天不冷不热，草木萌动，风里捎带着江南的烟雨。桃花枝上，一簇又一簇的新红冒了出来，隐藏在红墙白瓦之后。要是谁从门前走过，抬头见了，便会微微一笑，露出些许欣慰。花团锦簇总是让人开心的，况且赶上战火纷飞，这点安稳得来不易，更能让人看到希望。

桃花盛开时，陈家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。

她的眼睛生得最好，黑亮黑亮的，像宋人山水图上那一笔未干的墨点，带着水意。

她还没有日后风尘仆仆的洒脱，没有海藻般飞舞的长发，她的灵魂和身体都是鲜嫩的，就像桃花苞刚刚冒出的粉色，嫩乎乎，软绵绵。

那时，在重庆的黄桷埡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：“黄桷埡，黄桷埡，黄桷埡下有个家。生个儿子会打仗，生个女儿写文章。”

陈嗣庆倒没有想过自己的女儿会写文章，他渴望的是现世安稳，所以，他给刚出生的三毛取名“陈懋平”。

懋是宗族辈分，平是岁月静好的祈愿。

命名是神圣而伟大的事，会一语中的地呼应你的灵魂，像树的影子，不迁不移，好似双生。只有准确叫出你名字的人，

才能看到你心中的那团火，才能在荒原中带你回家，避免你淹没于岁月的尘埃和路人甲里。

陈懋平，这个名字在舌尖打转时，就有种稳稳的妥帖。

年幼的三毛似乎并不明白父亲的苦心。她不喜欢“懋”字，嫌它笔画太多，擅自将名字改为了陈平。

陈嗣庆夫妇不是没有呵责过，但那个小小的人儿我行我素，他们只能妥协。

中国人历来重视宗族与传承，在礼教严苛的过去，女孩子甚至没有资格和男性一样论资排辈。但三毛并不觉得这是荣誉，她只觉得烦琐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或许那些有故事的女子，生来就是不平凡的，比如张爱玲在入读小学六年级时，就主动改掉了“张瑛”的旧名，因为她嫌俗气。

三毛也是这副自作主张的脾性，她毫不犹豫地扔掉了父亲精心赋予的“懋”字，就像后来义无反顾地扔掉世俗的枷锁，走上漫长的流浪之路。

有一年，她又称呼自己为Echo，她对家人解释：“这是符号，不是崇洋。”什么是符号？家人不懂，也不能理解。

都说三岁看老，三毛的早慧让她与同龄人格格不入，仿佛异类，不能相交。所以在此后的人生里，尽管朋友遍布

天下，但她几乎没有真正的知己，总是栖栖彷徨着，苦于不被理解。

在陈家的院宅附近，有一座荒废的坟，平时没什么人去，小孩子们也不敢靠近，但三毛却不怕，她总是一个人去坟边玩泥巴。她不跟别的孩子玩，或许是内向，或许是不愿意，总之，她特别独立，也很冷淡，完全不像懵懂的孩童。

也许，三毛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，她的早慧、她的警觉、她异于常人的脾性，或许她还说不清，但她知道自己有别于那些天真而混沌的同伴。天才本来就是孤独的，在暗夜里一个人前行，幸好三毛没有把自己当成潜伏的怪兽，而是隐隐地兴奋着，她要自己做自己，而不是变成普通人。

这种觉悟是来自天分的自恋。

这就好比她幼年时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有只小巧的雀儿飞了下来，落在她不远处地面，而后栖在她肩膀上。那是暮春或者盛夏，天幕是烟紫色的，烧着一点余霞，满目杂花生树，她在树影里，冷不防地撞见了这样一只麻雀。

她没有动，它也没有即刻飞走。她是欢喜而得意的，又想大声炫耀，可是她无法向任何一个人描述这幕情景，那种不期而至的欢喜和拥有，只能是她一个人的秘密，或许谁也不会相信和感同身受。